

惡魔之牙

〔日〕西村寿行著

张俭 唐常毅等译

# 魔の牙



西村寿行的作品中，我认为《恶魔之牙》是最好的。她代表了西村文学的最高峰，同时又开拓了西村文学的一个新领域。……反复阅读无数次竟毫无倦意。熟读之后，不但享受到了作品的艺术性、趣味性，而且还加深了对作者本人的理解……

愿以小说的数量和质量取胜的西村寿行拥有更多的读者，愿西村寿行热永不衰减。

——久保田正晴

# 目 录

|     |        |     |
|-----|--------|-----|
| 第一章 | 超人的直觉  | 1   |
| 第二章 | 暴风雨    | 25  |
| 第三章 | 恶魔     | 56  |
| 第四章 | 绿色的瞳仁  | 80  |
| 第五章 | 恐慌     | 105 |
| 第六章 | 地狱的使者  | 133 |
| 第七章 | 狂乱     | 160 |
| 第八章 | 鬼哭狼嚎   | 187 |
| 第九章 | 火光下的挣扎 | 214 |

## 第一章 超人的直觉

### 一

九月四日。

重宗祐二按时离开了银行。他任职的银行位于新宿大街角上，面对着第一百货大商场。

重宗迈步走向歌舞伎街。晚上七点，在那条街上一家叫吉野的餐厅里，各支行行长例行要聚会聚会，叙谈友谊，增进合作。

重宗看到时间还早，抬脚跨进了赌场。他非常喜欢赌博，但又怕人非议，常常控制着自己，每月只去那么两、三次。在M银行同级别的支行行长中，他这个新宿支行行长独占鳌头，客户储蓄率每年皆居银行榜首。如果一旦他被人发现是个嗜赌如命之徒，那无疑十分有损他的光辉形象。而且，他的工作相当繁忙，也不允许他对赌博花费更多的精力。

重宗在赌场一直玩到七点整，才匆匆去了吉野餐厅。聚会在晚上九点结束。聚会之后，他又约上几位意气相投的同行去酒吧尽兴，直到十一点左右才步履蹒跚地从酒吧出来。

重宗叫了辆出租车送自己回家。他的私宅在中野区中古田街，那一带豪华私邸比比皆是。重宗的房子在众多私邸中并不逊色。他的祖辈居住的房屋却从没有超过二百坪<sup>①</sup>。

①译注：1坪相当于6平方尺

在离重宗私邸尚有两百米的路上，竖着一块禁止通车的路标，据说前面在进行燃气管道施工。当出租车开到这里时，重宗下了车，**决定步行走完最后这段两百米路程。**

他走到离家不远处，前面一辆车向他所在的方向倒车开来。重宗只好把身体靠到邻居家的院墙上。这时候，他鼻子里依然哼着喜爱的曲子。重宗除了赌博外，还有个爱好，就是听歌、唱歌，特别是喝醉了酒，更是哼起来就没完。

汽车在他身旁停下，里面有两个人，除了司机，助手席上还坐着一个男人。那个坐在助手席上的男人打开车门走出来，对着重宗微微一低头：“对不起……”

重宗以为对方要问路，不料突然感到腹部一阵剧痛，对方的拳头已打中了那里。等他重新恢复过来，发觉自己已经被抓进了汽车。

“别动！”那个男人把匕首抵在他的侧腹上，“如果你不听话，那可要白刀子进红刀子出！”

对方声音低沉，让人感到很有份量。重宗坐在后座上，那男人坐在他左侧，似乎身材高大，浑身透着逼人的威力。

“究，究竟要把我……”重宗感到喉咙象在冒火一样，声音也嘶哑了。

“到你的银行去。”

“去我的银行……？”

“对！”

“是那样？你们白费力气啦！”

重宗顿时轻松下来。知道对方的目的是要去银行行窃，他反而不紧张了。这似乎有些不可思议，但重宗确实不感到恐惧了。

“什么是白费力气？”

“你们不是去干那种事吗？”

“别跟我们讲怪腔怪调的大阪话。”

“明白。”

两年前重宗一直在大阪工作。

“我是说现在去抢劫银行是白费力气，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。请放我下车吧，我保证不说对你们不利的话，就当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。”

“别再说这种孩子气的话。”那男人声音里显出了愤怒。

“可是，你知道吗？银行现在全锁上了。到金库有一道门、两道门、三道门……总共有五道门。并且金库门上还锁着大锁。退一万步说，即便你进入了金库，里面每一个抽屉上也有锁，你准备如何打……”

忽然，重宗咽下了涌到喉头的話，下意识地用手按了按西服内袋，装在那里面的钥匙没有了。

“你简直是个笨蛋。你忘了那些钥匙都是由支行长随身携带的吗？为防备支行长因意外事故不能出勤，代理支行长或其他什么指定的人员另外再携带同样的一串钥匙。假如这串钥匙的保管者也同时碰上意外，同样的第三串钥匙，寄存在距离最近的银行金库里。不对吗？”对方嘲讽的话音里，透着一股逼人的气势。

“可，可是……”

“可是什么？”那男人镇静地盯着他反问道。

“铁门不光是上了锁，而且还配有号码盘，……”这次重宗也只说了半句，便打住了话头。

“让你去开铁门，问题不就解决了吗？如果你敢不开，

我便杀死你。”

“可，可是……”

“又是这个讨厌的可是！”

“请听我说完。你们打算怎么进银行呢？我们银行委托保安公司安装了保险防盗装置，即使只弄破一张玻璃，立刻就会响起警报。你们也许不知道这套装置，是最新式的气压式防盗系统……”

那男人听了他的话，动也没动：“我知道。”

“知道就好。银行一旦封闭了，即便是我这个支行长要进去，也无法做到。”

“没有关系。切断警报装置就行了。”

“切断……你想得倒简单，你一碰它，警报响得更厉害。除非是保安公司的警报监视员才能切断。否则根本不可能。”重宗巧舌如簧，他想只有尽力夸大事情的不可能性，才有可能让他们知难而退。

“我就是那个警报监视员。”那男人含笑望着重宗。

“你就是监视员！？……不可能！”重宗瞪着那男人，眼球仿佛要掉下来一样。

汽车在飞驰，不时透进车内的街灯灯光把那男人的脸照得忽明忽暗。他的年龄大概在三十岁上下，端正的脸上不仅不带凶相，反而显出精悍的神色，一点看不出是抢劫银行的暴徒。

“我五年前到保安公司求职工作，目的就是今天抢劫银行。除此之外，没有任何别的动机。为了实现这个目的，我准备在那里忍受五年或者十年，总之，非达目的不可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你以为勤勤恳恳地工作二十年、三十年能够得到些什么？最多不过是买一套狭小的高楼住房，再加上一辆汽车，成天围着人老色衰的老婆和两个孩子的屁股转。晚年生活的支柱，退休金能拿上四、五百万元便要谢天谢地……这就是老实人的一生。这样的人生，究竟有什么情趣？我不打算如此枯燥无味地度过自己的一生。于是我决定抢劫银行。为了这个目的，不管是五年还是十年，我都愿意耐心等待，等待机会的来临。我做了所有力所能及的事：象机器人一样忘我工作，潜心练习柔道、空手道，锻炼健壮的体格，一切都是为了这个目的。今晚，我知道你的银行金库里存入了近二亿日元现金。你最好给我知趣一些。”

“原来是这样……”重宗无可奈何地垂下了头。

他无话可说了。眼前的这个男人为了抢劫银行，竟然在保安公司忍气吞声、兢兢业业干了五年。面对这样一个敌手，不能再侈望侥幸了。

重宗决定不再表示抗拒，如果为逞一时之勇而丢掉性命，决非上策。反正被盗走的金钱，保险公司会如数予以赔偿的。

“本来，我最担心的就是你的支行装备了红外线报警设施和时效锁金库。但是，你们这家新开张的银行除了总行以外，支行一律没安装这套设备，这点疏忽给了我难得的机会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就快到银行了，记着别乱叫，不然我手里的刀子可就要见红了。”



“我知道。”

“你脑子反应倒挺快嘛，好。”那男人意外地低声笑了。

那男人沉着的神情令重宗感到说不出的恐惧。他既不显焦躁，也没有胆怯，在这向命运挑战之际，仿佛早已胜券在握。“刀子见红！”那男人嘴里冷冷地说过两遍了。看这情形，一旦发生了什么意外，那人会毫不犹豫地杀死他。

## 二

街道上人影稀疏，醉汉们东倒西歪地晃荡着。

重宗和两个男人轻易地走近了侧门。门自然是锁着的。自从和保安公司签定协约之后，现在各处的支行都没有设置警卫人员。因为雇人守卫一样不放心，而且真正顶事的太少。

重宗打开门锁。

“哎呀，有强盗抢银行！”三个醉汉搂腰搭肩地经过他们面前，其中一人高声惊叫起来。

重宗平静地笑着对三人说：“我是这家支行的行长。”

“让我们也进去。”

“别开玩笑。”

“好，再见。你这行长别进去偷钱哟。”醉汉们高声叫着，向远处去了。

三个人迅速走进银行。那男人不放心地看重宗一眼：

“你要识趣，别去碰警铃。”

里面很暗，没开电灯。对于重宗来说，开不开灯都一样，所有的一切都在他心里装着。他打开通向金库的大门，这是一扇转轴式铁门，锁一打开，门便无声地开了。里

而紧接着又是一扇门，接下来是一道铁栏式拉门，里面还有门……。重宗木然地打开一道道铁门、拉门，暗暗地叹息。安装这样多的门究竟为了什么呀？如果保安公司的人劫持到身带钥匙的支行行长，这一道道钢浇铁铸的门犹如纸糊的一般，丝毫不能阻挡他们进入金库腹地。

三个人不多会便进入了金库，重宗又一一打开了金库抽屉的锁。

“站在那里，别动”。那男人的声音十分低沉。

重宗站到旁边，两个男人拿出带来的旅行包，开始往里面装现钞。照明只有一支手电筒，重宗看见大把大把的钞票被塞进旅行包。那些钞票似乎都是旧纸币，没有联号。这些钞票只要一出银行，便不可能分辨出是从哪家银行出来的了。金库里共有现钞一亿八千万多一点。

——完了。

重宗心中暗自叨念道。他不知道对方会用哪种方式释放他。等到自己被释放后到警察局报案，这两个强盗恐怕早已逃之夭夭了。

主犯的身份似乎比较明确。他闯进银行行窃却没有惊动保安公司，从这点分析，他的话大概是真的。事后到保安公司肯定能了解到他的情况。不过，这个男人恐怕早有准备，否则不会轻易地露出底牌。

两个男人拚命地往包里塞钞票，包里的钱两人平分的话，一人也能分到九千万。

——九千万！？

重宗猛地吸了一口冷气。自己要挣到这样一笔巨款，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。而这个男人得到它，只不过苦心钻研了

短短的五年。照这样看，汗流满面地劳作一辈子的确不值得。也许这男人的生活逻辑是正确的。重宗望着一扎扎厚厚的钞票，不禁感慨万千。

“完了吧。”

开车的男人第一次开口说话，他的声音有些沙哑。这个男人身上散发着令人不安的体臭，一眼便能看出他没有主谋男人具有的深谋远虑和耐受力。但他表情阴险毒辣，整个人就象一柄需要鲜血喂养的匕首。

“你辛苦了。”那个主谋的男人抬头对重宗招呼道。

重宗无言地向门外走去。

“等等。你得呆在这里。”开车的男人在背后叫住他。

“这里……”重宗转过身，不解地望着说话的男人。

黑暗中什么东西迅速掠过。重宗本能地意识到危险，慌忙侧身闪向旁边。但他的行动迟了半步，胸口被什么东西刺穿了。是锋利的匕首刺中了他的心脏。

“你干什么？混蛋！”那个主谋的男人唰地将电筒扫过来。重宗仰倒在地上，胸口深深地插着一柄匕首。“为什么杀他？你想当杀人犯吗？！”

男人把光柱直射在同伙脸上，低沉的声音里充满了压抑不住的愤怒。

“他认得我们两人。让他活着，会添许多麻烦的。”

“你为什么总摆脱不了暴力团的老框子。”男人的声音里显出了忧虑，“赶快走吧。”

“是”。

男人又用电筒照了照重宗。他双目圆睁，已经死

了。眼球象玻璃珠一样反射着电筒光。

凌晨四点。

新宿警察署接到重宗家人打来的电话，询问重宗是否因交通事故被警察收容了。

听到重宗是M银行新宿支行行长，警署立即命令巡逻的警察前往银行查看。很快警署便收到巡逻警察的汇报，说银行侧门没上锁，因担心贸然进去引发报警装置，现在银行外面等候本署命令。

清晨四点半，警视厅搜查一科警长，酒沼凉介到达M银行新宿支行。他简要了解了现场的情况。

清晨五点，警方从排列的嫌疑犯中甄别出犯人：中原顺，远东保安公司警备科科长。

案发之际，远东保安公司本部没有收到任何警报。警方对此深为不解，迅速组织力量前去调查。结果发现保安公司本部与M银行相连接的警报线路被人巧妙地做了手脚。保安公司与客户之间，虽然不时要对线路进行检查，但每次总是事先和银行方面商量好日期、时间，再由保安公司具体施行。如果是保安公司的具体负责人员，就能保证被做了手脚的线路不被人发现。顺此线索，保安公司迅速列出了嫌疑犯名单：警备科长中原顺和四名监视警报系统的职员。其中一人正在值班。警方立即搜查了其余四人的住宅，只有中原顺一人不在。他住在自己买的一套不大的公寓里，房间里处处显示着主人即将出外旅行的迹象。

警方旋即设置了警戒线。

涸沼在现场，饶有兴趣地看着鉴别科的警员忙碌不停。银行现在成了临时搜查本部。新宿警署来了几个刑警，负责的叫忍野，是个警部助理。

五点左右，银行的重要职员全部到齐。经过紧张的清理，查明被盗钞票的金额高达一亿八千万日元。

“一亿八千万……”涸沼身旁响起惊讶的咂舌声。说话的人是五十出头的远山搜查员，他在警视厅搜查一科资格最老。“太可惜了。”

“‘太可惜？’什么事啊？”涸沼好奇地问。

“咳，当然是钱啰！”

“如果抢到这笔钱的是你，就不可惜了。”

“那个嘛，当然。”远山苦笑了两声。

一听到钱被盗，远山总是自觉不自觉地说可惜。实际上他既不想自己去占有这些钱，也不是站在银行立场上着想，仅仅是本能地认为可惜。

“真是个大意的家伙”。忍野走到他们身旁，涸沼没有搭腔。“他在现场留下了自己的痕迹，我看他能跑到哪里去！中原顺这家伙，看起来很细心，实际上是个笨蛋。他明明戴着手套，却让指纹留在了匕首柄上。可能是他擦去痕迹时漏掉的。”

“那玩意儿说不定是同案犯的指印。”

“同案犯的指印？”忍野诧异地打量着涸沼。涸沼身材魁梧，和忍野是第一次共同办案。

“就是说，”远山在一旁接过话头，“干这种事，没有

同案犯，一个人是很难办成的。”

“那倒也是……”忍野叼上一支香烟。“查查看吧。”

涸沼因办理一件案子在警视厅出了名。由于这个原因，有些人看不惯他，认为他只不过是一个楞头青。实际上，他已经三十好几了。

忍野回署着手进行调查去了。

远山看着涸沼：“如果罪犯没逃出警戒线就好了。”

“哎！”

“要是给他逃掉了，这事就难办了。不过我有个预感，这件案子会变得挺棘手。罪犯既然敢留下痕迹，他一定早就做好了相应的防备。”

“是呵。”

“如果那样，肯定又该你出场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唉，但愿最好别那样！”

如果罪犯真的逃出了警戒线，涸沼被派去追捕逃犯是毫无疑问的。警视厅里的人都知道涸沼凉介具有特异功能，可以嗅出人的足迹，当然不是象狗那样趴在地上用鼻子去嗅。

今年四月，警视厅接到报告，据说有人在福岛县境内看见了被通缉的强奸杀人犯。涸沼和远山奉命前往福岛县追捕逃犯。涸沼调查了曾发现犯人的旅馆，然后看着市区地图，利索地勾画出犯人可能逃往的方向，他的神态俨然象具有特异功能的人做表演一样，让远山看得目瞪口呆。

涸沼在地图上共勾出了三处犯人可能潜身的地方：饮食店街、旅馆街和奥羽山脉。前两处常常是疲于奔命的罪犯最

合适的藏身之处，圈中这两处很自然。然而圈中的第三处——奥羽山脉却出人意外。涸沼坚持罪犯最有可能逃到山里去，远山不知他凭什么这样肯定。象奥羽那样的荒山野林，罪犯虽能藏身，却无法生活。而且上司也没有命令他们到山里去追踪。远山劝他趁早回家交差，可是涸沼一点也听不进去。结果两人分道扬镳：远山回家，涸沼进山。

三天过去了，一周过去了，不知不觉一月也过去了。涸沼没有任何消息传回。其间，警视厅将情况通知福岛县和山形县警察厅，请求帮助查寻涸沼的踪迹。

转眼间第二个月又过去了一半，依然没有涸沼的任何消息。警视厅不能再沉默了，必须对这一事件做出裁决。可是，究竟对涸沼是采取免职处分还是劝其退职，一时却难以决定。

六月底，从福岛县警察厅传来了意外的消息。涸沼带着逃犯从山里出来了，身上钱不够，在警察厅借了回东京的旅费。

第二天，涸沼押着犯人风尘仆仆地出现在警视厅。他须发蓬乱，衣服破了好几处。破缝处用不同颜色的线胡乱地缀在一起。

涸沼说他一路上给农民打短工挣饭吃，有时也在温泉旅店做做零杂工，呆上一、两天。虽然在途中吃饭、睡觉有些耽搁，但他心中始终坚信犯人不会出山，从没有想到过要放弃追踪。听到他的叙述，搜查一科从科长到科员全都惊得哑口无言。

“我认定自己和逃犯走的基本是同一条路线，我坚信一定能够抓住他。”涸沼小声说，脸上现出几分腼腆的神色。

“那个嘛，也许是那样。”搜查一科科长好不容易启口挤出几个字，意思却含糊不清。

远山想着当时的情景，不禁苦笑。一笑，他觉得这次又会轮到涸沼施展特技了。警方目前虽然掌握了中原顺的档案材料，但正由于这个原因，说不定他的那份档案根本就是伪造的。即便档案本身没有假，但内容肯定不尽真实；要想凭此捕捉到中原顺的内心世界，恐怕只能是雾中观花，水中捞月。

这个中原顺到底是机智过人，还是愚蠢透顶呢？

### 三

九月五日正午。警戒线上没有传出有关中原顺的消息。

这天一大早，涸沼凉介和远山便四处去了解中原顺的经历，希望从他的过去挖掘出他深藏不露的真面目。

中原顺出生在东京下町（东京市靠海地区，以工商业者为主的居住区），他很小的时候，父母便双双病故了。是经营铸件工厂的叔父将他抚养成人。四年前，他的叔父也去世了。叔父是他到公司工作的保证人，他一直把叔父去世这件事瞒着远东保安公司。

涸沼和远山寻访了中原顺的同事和熟人。

中原顺没有朋友，是个性格孤僻的男人，他沉默寡言，平时有空便去练空手道和柔道。那里的人谈到对他的印象，几乎都是五个字：冷漠的男人。公司里的同事人人对他敬而远之，认为他虽然工作勤奋，但戒心重重，心中有着旁人无法知晓的黑洞。

调查中原顺的过去，涸沼和远山发现了一个贯穿他生活



的特点，他对锻炼体魄近乎变态的执着。从高中时起，他便热心于练习空手道和柔道，现在他掌握的这两手，已非常人可以匹敌；他还格外喜欢登山，说这是锻炼下肢和腰部的最好运动。可他从不和别人一起登山，每次都是独自一个人，而且，前往攀登的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是南阿尔卑斯山。

“这小子兴趣倒挺高雅的啊。”远山讪笑着抽抽鼻子。

中原顺没有结婚，似乎也没有相好的女人。如果和女人有来往，追寻起来就容易多了。追捕在逃犯有效方法之一，便是派人埋伏在其女人的附近，待犯人来时，一举将他捕获。看得出，中原顺深谙其中的厉害，有意识地疏远女人。

涸沼仿佛没有听到远山的话，照旧默默地走着。

——太象了！

远山脑子里忽然掠过一个念头，觉得中原顺的性格和身旁的涸沼颇多相似之处。涸沼也是个沉默寡言的人，很不善于待人接物，应酬交往，三十多岁了依然孤身一人，他的性格，也让人捉摸不透。

他望着涸沼冷峻的侧影，不自禁地摇摇头。现在的年轻人，真不可理解。远山最大的乐趣，就是在烧烤店喝喝酒，撒撒野。在他眼里，过着禁欲生活的涸沼，无疑是个不懂生活的怪物。

傍晚时分，他们回到了新宿署。

忍野满面春风地迎接他们两人：“抓住犯人，现在只是时间问题了。”

“有什么好消息？”远山冲了杯香茶，在椅子上坐下。九月的天气不亚于盛暑，在外跑了一天，喉咙渴得直冒烟。

“中原顺果然有同犯。已经查明那家伙的身份，现在派